

洛陽縣誌

重修洛陽縣志卷之二十四

武進龔崧林麀園編次

外紀

外紀者紀志中之所未及也其互見者則主實詳略有異焉正史之餘並採稗官野乘以實之或誕謾而傷於理仍不敢登蓋雖以廣見聞亦隱寓取擇云其目日紀事紀言紀物紀異凡四

紀事上

五帝

伏羲 元年河出圖

帝堯 七十有八載神龜負文出於洛

詳見祥異

夏

大禹 導河洛

見禹貢茲不詳載

太康 十有九歲王畋於洛表羿距於河五弟御母以從

按書序云五弟從於洛內

帝癸 十年伊洛竭

周

武王 十有三年命南宮伯達遷九鼎於洛邑

史記十四年

王謂周公曰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

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

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見史記地理〇互

成王元年周公旦作誥以告召公奭在大紀曰居奭之作

篇祇標其目不復載入 紂按朱子曰鄭氏謂

丈以其為夫人所知也 周公居東周公遺流言之變

避居東都 二年王聽政周公居東罪人斯得 東人喜

見周公作詩美之見幽風 周公居東都取易三百八十四

爻各繫以辭 三年周公居東作詩以貽王 秋大雷

風王迎周公於東 五年遷殷民於洛邑 成王欲如

武王之志定鼎於郊鄗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七

年三月戊申召公至於洛卜宅 周公至洛用牲於郊

社於新邑 甲子周公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太保召公作誥以上見召詔篇王至新十有二月烝於文武命

周公留後治洛見洛誥篇設南郊建明堂立大社 八年周

公分正東都 十有一年命君陳分位東郊成周見君陳篇

康王 十有二年夏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見畢命篇

宣王 八年巡狩東都朝會諸侯因以田獵講武見小雅車攻吉

日篇○朱子曰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朝諸侯周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修文武之政復會諸侯於東都

因田獵而
選車徒馬

平王

元年遷都於東都雒邑

本紀曰避
戎寇也

桓王

三年京師饑

莊王

僖王

惠王

四年春虢公鄭伯胥命於弭奉王歸於王城

子願

王出居鄭至是胥命於弭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
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
西辟備樂王與之武公之畧
自虎牢以東○互見地理

襄王

三年夏王子帶以戎入寇秦晉伐戎晉侯平戎

左

曰夏揚拒泉臯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二
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十有一年夏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
人盟於翟泉

頃王

匡王

定王

十四年夏成周宣謝火

簡王

元年晉伯宗等伊洛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靈王

二十有二年冬十月穀洛闢宮

國語穀洛闢宮王及壘之太子晉

諫弗聽

景王 十有二年晉使趙成來致閻田周廿人與晉閻嘉

伯辭於晉故 二十有三年春孔子至京師問禮於老聃

晉人致之 二十有五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子朝之亂單子

以歸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殺單子單子殺之 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次於皇互見地理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母

弟句立

敬王 元年天王居於翟泉國語即位館于子族氏單子

東王子朝入於王城謂 尹氏立子朝 八月丁酉南宮之西王互見地理

極震 二年二月王子朝入於鄆 四年王入於王城

子朝奔楚 十年冬晉韓不信等城成周 十有六年

冬十二月王處於姑蓀

左氏以為辟僖翩之亂

十有七年春二月

周僖翩入於儀栗以叛單于劉子敗尹氏於窮谷 冬

十二月王入於王城

元王

貞定王 二十有五年晉伐伊洛陰戎滅之

外紀曰自此中國無戎寇

惟餘義渠一種焉

二十有八年秋八月王子嵬自立

封弟揭

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

大事紀曰河南即郊鄆武王克商遷九鼎周公相成王營以為

都是為王城又遷殷民於洛陽下都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敬王時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

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稽古錄謂桓公為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為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之名，推本言之，謂之西周桓公可矣。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在西北，則何也？畢公尸殷民，蓋在下都之地。今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互見地理沿革表。

考王十有五年，西周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為

東周。大事記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自河南桓公卒，子

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而不復奉王與前漢地理

志謂鞏東周所居，非也。東周指威烈王所居之洛陽也。

鞏班之采邑也。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在鞏也。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為

西周
矣

威烈王 二十有三年九鼎震

安王

烈王

顯王 三年秦敗韓魏之師於洛陽 十六年韓伐東周

二十五年諸侯會於京師 二十六年致伯於秦諸侯

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來朝

慎靚王

赧王 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 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

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周

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惡狐之聚徐廣曰惡狐聚近陽

人聚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括地志云汝州之外古梁城

即惡狐聚又一統志云在河南府城外五十里梁新城

之間○互見古蹟

秦

莊襄王元年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史記秦本紀

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

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地理志河南梁縣有陽

人聚括地志云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一統志在置三

南陽汝州西孫堅破董卓軍即此處○互見古蹟

川郡

互見地理

漢

漢王 元年立申陽為河南王

詳見地理

二年河南王陽降漢

置河南郡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高祖

五年帝西都洛陽

置酒南宮

詳見紀言○是年西都閭中○南宮

互見古蹟

六年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

淮陰侯

七年夏四月帝如洛陽

十一年帝還至洛

陽

高后呂氏

三年秋伊洛溢

互見祥異

文帝 元年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大中大夫

互見藝文
文誼傳

景帝 三年洛陽東宮災

武帝 元鼎四年封周子南君嘉詳見地理

宣帝

附新莽 天鳳元年春莽使太傅平晏之洛陽相宅莽下詔將

以歲行巡狩禮即于土中居洛陽之都既而不行先遣晏等相宅圖啟宗廟社稷郊兆云

漢帝元 更始元年遣上公王匡攻洛陽拔之 冬十月

元北都洛陽至二年遷 二年蕭王遣馮異拒洛陽王將

燕趙時朱鮪李軼守洛陽乃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長安兵河上以拒之

光武帝 建武元年朱鮪殺李軼攻温平陰馮異寇恂擊

破之異攻河南太守武勃軻不殺朱鮪使刺殺軻遣將

珠城一攻温平陰恂擊破之異亦渡河擊走鮪追至洛陽 秋帝遣吳漢等圍洛陽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

月帝入都之諸將圍洛陽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

又諫更始無遺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遂言之

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

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 二年立宗廟

拜平狄將軍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 郊社於洛陽起郊廟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建立四

親廟於洛陽祀南頓君以上 五年初起太學帝遂視之

十九年賜洛陽令董宣錢三十萬詳見建武中元元

官蹟

年起明堂靈臺辟雍

明帝 永平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 登靈臺望

雲物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冬十月行養老禮上

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者桓榮為五更三者服

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

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大學講堂天子揖如禮三老

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執觴而饋

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

執爵而醕祝更在前祝饔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

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

經問難於前冠帶緡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

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三年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後詳憂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時天

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自古非若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為罷後應時澍雨九年匈奴遣子入學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諸子立學於南宮號經又為外戚郭氏陰氏樊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十八年八月帝崩葬顯節陵據一句匈奴亦遣子入學陵在河南府東南

章帝 建初四年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

異校書揚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素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承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

八年下洛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詳蹟章和二

年帝崩葬敬陵一說志云陵在河南府東南

和帝 永和十三年帝幸東觀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而

賜衣冠說元興元年洛陽令王渙卒詳見官蹟

殤帝 延平元年二月葬慎陵按漢書帝紀堊和帝於慎陵○考證慎當作順見和

河南府皇太后紀在東南八月帝崩九月葬康陵後在慎陵中○一

河南府東南○考據康疑作康

安帝 永初二年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虛

獄錄凶徒詳見祥異二年二月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

及棺槨朽敗者皆為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

錢人五千

延光四年葬恭陵

一統志云在河南府東南

順帝

永建六年秋九月起太學

安順薄藝文學舍鞠為疏園將作大匠翟璠上

疏請修繕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陽嘉元年京師旱

遣大夫謁者謁嵩山

首陽山并祠

二年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李固對永和元年以梁冀

為河南尹六年以梁不疑為河南尹

大將軍梁商卒

軍以不疑為河南尹初商上已會賓客讌于雒陽城西十五里

末為建康元年葬憲陵後漢書注云在河南府城東北

冲帝 永嘉元年楚懷陵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虞處冠一

帝尚幼小可起後於憲陵塋內如庫儀制度太后從之

後漢書注云在洛陽西北十五里古今注曰高四丈六尺周百三十八步又一

質帝 本初元年葬靜陵河南府東南

桓帝 元嘉元年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孕府是日

大風拔木晝昏 延熹九年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文

屬為壇飾淳金知器設華蓋之坐兩郊天樂

靈帝 建寧元年葬桓帝於宣陵河南府東北熹平四年

春立石經於太學門外 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門學

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士君子皆取與為列既而詔為鴻都文學樂松等圖像立祠尚三年作畢圭靈昆苑先帝楊賜諫曰書令楊球切諫高三年作畢圭靈昆苑先帝楊賜諫曰石作上林不奮不約今廣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侍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國百與百姓以為小齊王五十里人以為大今五年八月起四百尺觀中平二年二月南宮雲臺災三年脩南宮鑄銅八萬鑄四鐘於南宮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元武墓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五年秋八月為西園八校尉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冬十月講武平樂觀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

發四方兵講至問討虜兵益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

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於遠而設近陳不足

謂果被祗武贖耳帝曰善恨見君晚勳六年帝崩葬文

陵一統志云陵在河秋七月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將兵詣

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殺進劫太后

少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

何進謀諸宦官引外兵向京城以脇太后進入長樂

宮太后請盡誅諸宦官常侍張讓等持兵伏省戶下

及東宮將吳匡引兵燒南宮青鎖門讓等劫太后少帝

北宮門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讓等將帝與陳留王數

十人步出殿門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手劍數人讓

南中

夜

貢

厲

聲

責

一 等授河東 賈持帝 廢燭堂 光遷至洛 舍明日 帝來

帝 初平元年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

陵 紹 紹之後二百二年二月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

擊入洛陽格塞諸陵而還 距洛九十里復敗之卓退屯

池 擊至洛陽掃除宗廟祀以太牢得傳圖壘於河南

尹 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與山東諸將通謀徵兵討

卓 建安元年春二月脩洛陽宮 農入李樂之亂帝幸宏

承 先 修洛陽宮五月帝遣使至楊奉 秋七月帝還洛

陽 楊 奉 遣使奉 東 還時 宮 宣 燒 盡 百 官 披 荆 棘 依 墻

歷代為曾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許謀迎

天子召將兵詣洛陽遷都許昌二十五年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

操遷洛陽卒十二月魏主丕如洛陽營宮室

昭烈帝章武元年魏黃初魏祀太祖於建始殿魏主丕

在鄴祀太祖於洛陽魏築凌雲臺詳見

後主建興十一年魏青龍二年春青龍見摩陂井中魏

主獻親往觀之十三年魏作洛陽宮魏主獻治洛陽

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又欲平北秋七月魏崇華殿災

在作臺觀以望五津辛毗諫止魏主獻以殿失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曰上不險下不節藥大統其室火從高殿起也今宜

罷遣民役清掃所哭之處不敢有八月魏復立崇華殿
所立作則蕙菁嘉禾必生其地矣
更名九龍通引穀水過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舍受神
龍以出使博士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作者三四萬
人口五十二年魏景初元年南車水轉百戲作者三四萬
見古蹟十二年魏景初元年南車水轉百戲作者三四萬
北郊魏用高堂隆儀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國邸祀皇皇
妃伊氏配祀天國邸以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邸以舜
配祭地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魏鑄銅人起土山於
芳林園從長安鍾虞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
人彌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
丈思高三丈餘置殿前起上山於芳林園西凡厥使
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於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魏
其山捕山禽獸置其中
元康有疾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曹爽受

遺輔政

十七年

魏髦正始元年

吳五鳳元年

秋九月

司馬師廢其

主芳為齊王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

入見師以太后令廢為齊王芳勸因昭辭殺之芳不敢發

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多流涕謀迎高貴

鄉公明帝弟也十月髦至元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

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不聽入

洛陽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吾被微末知所為遂步至

太極東堂見太魏咸熙元年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禪

家遷洛陽大臣無從者惟秘書令邵二年十二月魏主

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

負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

世祖 泰康元年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

皓至洛泥首面縛詣東陽

門詔解縛賜以衣服車乘五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

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

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誅止

惠帝 永熙元年五月塋峻陽陵

一統志云在洛陽縣

元康二年春

二月皇后賈氏弒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 永寧元

年春正月趙王倫僭位遷帝于金墉城 夏四月成都

王頴迎帝復位倫伏誅 太安二年九月帝自將討頴

顯將張方入城大掠河間王顯成都王頴表又專擅朝

兵七萬東趨洛陽頴屯朝歌督軍二十餘萬向洛陽帝

如十三里橋又使皇甫嵩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冬方襲敗之帝軍於印山幸緹氏張方入京城大掠

十月長沙王又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帝自

還宮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又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

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

如積水為之不流○起七里澗死者永興元年秋八月穎

奉帝還洛陽是歲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十一月張方

遷帝於長安立留臺於洛陽二年冬十二月穎據洛

陽 光熙元年夏六月帝至洛陽東海王越遣祁宏十

一月帝崩葬太陽陵洛陽境內一統去云在

懷帝 永嘉二年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

各陽系志

宮純入衛擊破走之

彌入自轅轅敗官軍於伊北王衍督軍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

突陳彌兵大敗燒建春門而東行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走平陽三年漢寇

洛陽宏農太守垣延襲敗之冬十月漢復寇洛陽北

宮純擊敗之

劉淵復遣聰等入寇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帥勇士夜攻其壁新將軍呼延顯聰南屯

洛水而大司空呼延翼又為其下所殺眾遂潰歸四年冬十月漢寇洛陽五

年六月漢人陷洛陽漢主聰使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

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平昌門克之遂焚府寺彌晏又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

逆執之曜自西明門入焚宮廟掘諸陵遠帝及六璽於平陽

愍帝

明帝 太寧三年後趙石生寇河南司州降趙後趙將石

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乃附於趙趙

主曜使劉岳呼延謨圍生於金墉後趙石虎救之敗岳

擊謨斬之曜軍

成帝 咸和三年秋八月趙主曜攻金墉石虎帥眾四萬

主曜自將救之虎懼引退曜追及與戰大破之斬其將

石瞻枕屍二百餘里虎奔朝歌曜攻石生于金墉決于

金塢以冬十二月後趙主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

曜後趙主勒自將救洛陽統步騎濟自大塢調徐光曰

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

威擒耳卷甲銜枚詭道兼行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

卒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

知勒自來色變使徹金墉之圍陳于洛西眾十餘萬南

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

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閭闔門夾擊之懼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咸康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遷於襄國後殺之

八年趙作洛陽宮

穆帝 永和元年春正月趙大發兵治洛陽宮 七年秋

八月洛州來降 十二年秋八月桓溫敗姚襄於伊水

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 冬十一月遣司空車

灌如洛陽修五陵 五陵謂宣景文武惠

哀帝 隆和元年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 燕兵來

陳祐告急桓溫遣庾希亮陵太守 興寧三年春三月燕

鄧遐帥丹師三千人助祐守之

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燕太宰恪謂諸將曰洛陽城高而兵弱

勿畏也乃攻克之
執沈勁詳見宦蹟

帝奕太和四年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初桓

燕求救於秦許割虎牢以西晉師退燕人背約秦王
堅大怒遣猛及將軍梁成鄧羗帥步騎三萬伐之攻洛

陽洛陽降

孝武太元五年秦以苻暉為豫州牧十三年夏四月

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戊洛陽十五年春正月

西燕主永寇洛陽朱序擊走之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

敗之永走還上黨序追至白水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
引兵還擊走之留將軍朱黨守石門使其子畧督護洛

襄陽襄陽還

安帝 隆安三年秋七月秦寇洛陽八月魏人來救後秦

崇寇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嬰城固守雍州刺史楊冬

十月秦陷洛陽秦寇洛陽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

拜曰吾不為羞賊歸義熙十二年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

洛陽檀道濟至成臯秦陳留公洸守洛陽求救於晉寇益深

眾寡不敵宜攝諸戍兵守金墉待救金墉不下晉通阻

越我而西是不戰而收其敵也司馬姚嵩陰與晉通阻

洛陽洸降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玩之詔遣司空高密

王恢之脩謁五陵 十三年夏四月太尉劉裕入洛陽

宋

營陽王

景平元年

魏常泰八年

春正月魏取宋金墉

魏于栗

壙河南太守葉城走魏主以魏主如洛陽觀石經

栗壙為豫州刺史中鎮洛陽

魏闕宋師

文帝 元嘉七年秋七月宋到彥之等取河南

魏闕宋師

彥之留杜翼守金墉

冬十月魏攻宋金墉取之

宋到彥之

德沿河置守遷徙東平魏安頡自委栗津濟河攻金墉

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燕遷其鐘虜于江南

有大鐘沒於洛水帝使姚聿夫往取之驥給之田金墉

脩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相與并力禦

城不可守乃去驥南遁安頡拔洛陽見

齊

武帝

永明十一年

魏太和七年秋七月

魏詔大舉伐齊

魏主

平

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
 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膺衆召任城王澄屏人謂曰朕欲
 遷宅中原并為何如澄曰陛下卜九月魏主至洛陽罷
 宅中土經畧四海北周漢之業也九月魏主至洛陽罷
 兵魏主至洛執款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
 注魏主乃論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安王休等並殷勤
 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
 不遷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桓進曰成太
 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成
 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十月魏營洛都魏
 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雖十月魏營洛都魏
 聘虎使與尚書李冲討伐無敢言者雖十月魏營洛都魏
 作大匠董爾統營洛都

明帝 建武元年太和八年十二月魏主至洛陽自平二年

春二月魏太師馮熙卒熙平平城平陽公不樂南

帝曰開闢以來安有天子遠游外者乎令經始洛邑

豈宜妄相誘引陪君不義付法官貶之仍迎熙榷堊洛

陽五月魏主至洛陽孔子魯地秋八月魏立國子太學四

門小學魏主進幸林園觀故景陽山侍即新請復修

後九月魏六宮文武遷於洛陽十一月魏主祀園印

三年三月魏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

上殿中散大夫郡守者年已上假給事魏詔漢魏晉諸
中縣令庶老直假印縣各賜鳩杖衣裳
陵守禁樵薪 夏五月魏主祭方澤 四年三月魏主

遷洛陽二月如平

東昏侯 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年 春魏遷洛陽擊高

和帝 中興元年魏景明二年 魏築洛陽諸坊王嘉請築洛陽

三百二十三坊各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旬而罷

梁

武帝 天監三年魏正始六年 冬十一月魏營國學 八年魏

二年 冬十二月魏王親講佛書作永明諸寺洛陽沙門

自西域來者 十一年魏以甄琛為河南尹琛以京師四方

雜沓請選用里正少高其品又奏以羽林 十五年魏臨

為遊軍於諸坊巷察盜於是洛城清靜

年冬魏作永安寺并見十七年魏神龜魏補三字石經

洛陽有漢所文王字石經屢經喪亂無損及魏馮熙常

伯夫為洛州觀以建浮圖遠大顏落國子祭酒請遣官

守視命博士李郁等補其殘闕太大通二年魏孝昌春

后許之會元又劉騰作亂事遂寢大通二年魏孝昌春

三月爾朱榮舉兵晉陽夏四月入洛陽大車騎將軍六州

兵最強劉貴高歡等皆歸之及胡太后殺魏主詔榮遠

舉兵晉陽至河陽立長樂王之攸而沅太后及幼主劍

於魏主聽訟於蕪林園詔集華林園東門魏理之者中

大通元年二年魏永安顥入洛陽慶立元顥為王遣將軍陳

稱帝是年五月取榮陽虎牢魏主子劾奔閏六月爾朱

河內顥入洛陽以陳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閏六月爾朱

榮渡河顥走死魏主子攸歸洛陽二年魏永安爾朱

榮渡河顥走死魏主子攸歸洛陽二年魏永安爾朱

榮渡河顥走死魏主子攸歸洛陽二年魏永安爾朱

榮渡河顥走死魏主子攸歸洛陽二年魏永安爾朱

榮至洛陽與太宰元天穆皆伏誅榮雖居外鎮遣朝

請入朝九月至洛魏主以天穆在并州恐為忠并召天

穆乃伏兵明光東序聲言皇子生榮與天穆入賀皆殺

之是夜滿朱世隆帥冬十二月爾朱兆等入洛陽死長

榮即曲走屯河陰

子兆為汾州刺史引兵據晉陽世隆亦至共推太原太

守長廣王曄即任引兵向洛叩宮門宿衛散去魏主步

出雲龍門外被執四年魏晉泰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

遷之晉陽尋遇害四年魏晉泰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

甲陽王修自六年魏永熙秋七月魏主修奔長安歡入

為大丞相自六年魏永熙秋七月魏主修奔長安歡入

洛陽推清河王亶承制決事王心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

用之地宇文泰乃心王至是復謀遣都魏主然其說初歡

欲遷都于鄴魏主不許魏主使斛斯椿等鎮虎牢賈顯

不奉詔逆勒兵南出魏主使斛斯椿等鎮虎牢賈顯

鎮消臺顯智降歡遂渡河魏主以五千騎宿瀍百明日

西奔歡入洛推實為大司馬承制決事魏主猶河而行
 謂臣下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復得見洛陽等功
 也及左右皆流涕曰冬十月魏大丞相歡立清河王
 自為元魏分為東西
 子善見於洛陽魏主不報至是立清河王世孫
 十一月遷都於鄴改司州為大同三年魏天平四年東
 洛州以元弼為刺史鎮洛陽州刺史廣陽王湛奔城
 魏取洛陽信通洛陽州刺史廣陽王湛奔城
 寬謂人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附高氏也散騎常侍
 携家逃於大石崩間信入洛乃出見之四年八月東魏
 遣兵圍魏金墉大丞相秦救之斬其將高敖曹復戰不
 利引還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孤信於金墉高歡帥
 前驅解軍散死秦進軍灑東景等解圍去秦輕騎追至
 河上景為神北據河橋南刷印山與秦戰秦馬還陸地

景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以策扶秦罵之追者不疑
因以馬援寒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諸軍戰不破之斬高敖
曹然足日置陣既大司孫子考守金墉東魏大丞
利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考守金墉東魏大丞
相歡拔金墉歡自將攻洛陽金墉還冬十二月魏復取
洛陽九年魏武定元年東魏大丞相秦及東魏大丞
相歡戰於邙山大敗還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
國河橋南成高歡將十萬至秦州軍糧上嶽濟河據
山為陣數日秦軍將夜襲之歡聞正障以待黎明秦
至東魏影樂以數千騎衝魏軍所向奔潰入魏營秦
有射擊使樂進秦軍謂曰疾男于今日無我明日豈
有汝耶何不急還營此汝金寶樂從其言獲秦金帶一
囊以歸言於歡曰黑顏所破胆矣歡怒拜其首連頓
之舉刃將下者三樂斷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

之教曰汝從之何意而言復取
與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浮
順下馬以投歡歡走從者七人
戰矢盡而死降者告歡所在春
兵配賀拔勝攻之勝執紼逐之
絕段韶射勝斃其馬歡逐去
天也左軍趙貴戰不利歡軍
振泰再與戰又不利連入關
武定東魏遷石經於鄴
四年

高文帝 大寶元年 魏大統十六年 冬十月洛陽入於齊

宇文泰以齊主稱帝伐之不戰而還
於是河南自洛陽以東皆入於齊

元帝 承聖三年 齊恭帝廓元年 齊築四城於洛陽

陽需築四城親怨之
欲致魏師魏師不出

卷之二十一 紀事

陳

文帝

天嘉五年

周保定四年十二月齊及宇文護戰於

洛陽大敗之

周人攻洛陽不克宇文護命諸將壅斷河

洛陽起之韶至觀周軍形勢相遇於太和谷馳告諸營

結陣以待韶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中軍斛律光為右

宣帝

太建七年

周建德四年秋七月周主攻金墉不克

而還

周師伐齊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

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夜入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

年 歲元 二月周治洛陽宮 諸州兵四萬人治其官室周徙

石經還洛陽 十二年周丞相堅以其世子勇為洛州
總管

隋

文帝 開皇十四年八月帝如洛陽關中旱饑帥民就食

赴男女參廟於伏衛間遇扶老携幼者引仁壽四年十

一月帝如洛陽命煬帝即位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

修治洛陽還晉家以洛陽為東京

煬帝 大業元年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役丁二百萬

氏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五月築西苑詳見二年夏四月帝

運東京

元年八月帝幸江都至是還自伊闕陳法駕衛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

冬十月

置回洛倉

在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二百窖窖皆容八千石互見古蹟

三年八月還

東都

自北

五年春正月改東京為東都

冬十一月還

東都

右運

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

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

稱彌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

伏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諸蕃來朝置百戲於端門

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日而罷自是歲以

為帝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先命整飭店肆咸設帷帳

珍貨充積人物華盛過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不取直

給曰中國豐饒酒食不取直其無者覺之見繪八年九

月帝還東都

征高

九年六月楚公楊元感圍東都日將

擊高麗元越兵禁陽向東都及渡河從者如市使弟

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元抵逾邳山南入元感將

三千隨其從河南令達翼善將精兵五千拒積善敗

績將作監裴宏策將八千人拒元感五戰皆敗直抵太

陽門宏策將十餘騎入宮城元感圍十年十二月帝如

東都帝遣宇文述屈突通擊走之

東都冬十月帝還東都邊還十二年三月宴群臣於

西苑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采古水事

音夏四月大業殿火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

守江都龍舟成還東都宇十三年四月李密攻東都入

其郭密以孟讓為總管使夜帥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

破之逆焚天津橋城內三程至然布以變越王侗使人

運回洛倉米入城遠兵屯豐都市上春門北邳山為九

營密自帥眾屯四洛倉光祿
大夫段達等出兵拒之敗走
密為流矢所中卧營中麗玉等夜
出與戰大破之乃棄四洛倉口
倉密復帥眾向東都大戰於平樂
寄敗屯含嘉城密復取四倉
邙南逼上春門越王侗使段達
而反走密兵乘之軍潰津死

恭帝 義寧二年

唐武德元年

春正月唐遣世子建成秦公世

民取洛陽

唐兵至東都城多欲內應世民曰吾親定

夏四月五月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間楊秋七

月魏公李密如東都不至而復

帝山問奉侗即位秋七

唐 高祖 武德三年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世克稱帝 皇泰二年夏四月鄭王世克稱帝

唐

高祖

武德三年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世克稱帝

繫其家屬以宮城為大獄繫者萬計秦王督諸將擊之

使萬寶據龍門黃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於北郊營

以逼之世克陳於青城宮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

帝河南世克未嘗西使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

之口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克欲

講好又應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

四年二月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克於穀水進圍洛陽

元王應自虎牢軍糧入洛世民邀擊大破之移軍青城壘未

就世克帥眾二萬臨穀水以拒之世民曰賊勢窮矣命

居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世民引騎南下自辰至

午世克始退遂圍之城守禦甚嚴旬餘不能克諸將

紀事

二十五

請班師世民曰諸州已望風
秋朕洛陽孤城奈何棄之
夏王建德救鄭夏五月秦

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克降
唐兵圍洛陽張瑊築壘

草木泥餅建德帥眾十餘萬
而守之城中之食民食

收曰世克窮蹙宜分兵守此
勿與戰大王親帥銳銳先

拒成舉建德既破世克自下
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從

之擒建德囚至洛陽城下以
示世克世克乃素服帥其

太子群臣三千餘人詣軍門
降秦王入城觀隋宮殿歎

曰送侈心節人欲欲無亡得
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

殿則天門闕
廢諸道場

太宗 貞觀四年六月修洛陽宮
以給事中張五年九月

修洛陽宮 民部尚書戴胄表諫
上嘉之既而竟命將作

免建 十一 年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詔水所

官 毀官少

院以修繕今可居廢明德宮元圓冬十月織洛陽苑

十二年二月帝發洛陽 十五年如洛陽宮 十八年

十月帝如洛陽命房元齡留守 十幾年春正月帝發

洛陽上謂侍臣曰朕自發洛陽惟數肉飯

高宗 顯慶二年以洛陽宮為東都 麟德元年冬十月

車駕發東都 上元二年三月天后祀先蠶祀於印儀

鳳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 后於光順門 調露元

年春正月幸東都司農卿韋宏機免宏機作上陽等宮

狄仁傑奏老機導 永淳元年上幸東都 召薛元超赴

東都

中宗 聖制元年太后始御紫宸殿皇帝御王公以下三

年夏四月太后鑄太儀 五年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

明堂太后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

乾元殿以太后拜洛受圖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

其地為之太后喜命曰寶圖於明堂成作天堂疏曰

是拜洛受圖皇帝太子百官皆從明堂成作天堂疏曰

萬像神宮 七年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 八年

周武氏天 周徙閤內數十萬實洛陽 九年周如意周

築神都外城

以洛陽為神都

十一年

周延載元年

周鑄天樞

武王思

鑄劍功德土於端門外

周明堂火

十二年

周天冊萬

夏四月周天樞成

其制若柱鐵山為之趾高一尺五寸

榜曰大用萬

周新明堂成

高二尺九寸

三百尺覆

夏四月周鑄九鼎成

古蹟十

五年

周豐歷春三月帝還東都

太后以狄仁傑

十七年

周久視元年

周造大像

狄仁傑止之

二十一年

周作興泰

宮從武三思議也左拾遺盧藏用疏諫不從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以李嶠張

神龍元年春正月帝復位遷太后於上陽宮

至二年十月車駕還

清... 卷之二十四

京四

元宗

開元二年毀天樞

其武后所作天樞錄其銅鐵歷月不盡

五年春正

月行幸東都

以明堂為乾元殿

則太常少卿王仁惠奏

不合古制密通宮掖人神

冬十二月訪逸書

以秘書監

雜擾制復以為乾元殿

訪道書令闕子博士尹知章等於乾元殿前編正以褚

無量為之使無量卒以國子祭酒元行冲代之九年上

其錄凡四

十年春正月幸東都

冬十月復以乾元殿

為明堂

十二年冬十一月帝如東都

十三年春二

月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命宰相百官錢夏四日

改集仙殿為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晏於

清理之具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宜五品以上為學士
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振說知院專右散騎常侍徐堅

之十二月帝還東都封泰山還十五年夏五月作十王宅百

孫院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官餘歲時遇

名而已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冬十二月幸東

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都浚苑中洛水而罷二十年夏四月宴百官於上陽

東州醉者肩輿以二十一年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上芟麥於苑中以師太子

親且欲汝曹知稼穡艱難耳二十三年春正月耕藉田
御樓脯宴樂工數人連袂歌於薦詳德秀傳二十五

各易錄卷之二十四 紀事 二十七

年復以明堂爲乾元殿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遣封常

清如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十五載祿山取長安樂工

犀象詣洛陽祿山晏羣臣於凝碧池梨園弟子多泣下

向勸哭祿山支解之

肅宗 至德三載廣平王叔郭子儀收復東京子儀與回紇擊賊於

新店大敗之復東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

於邙山敗績上穀光弼等取東京軍於邙山光弼命依

可進可退若陳平原不利則盡矣命務實應元年冬十

月以雍王逆爲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取東京

憲宗 長慶二年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元稹怒度欲解其兵柄故

勸上雪王庭湊罷兵以度留守

僖宗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 光啟元年秦宗權遣將

孫儒陷東都留守李罕之與儒相拒數月食盡走渑池儒據東都月餘焚掠去

昭宗 天佑元年三月梁王全忠赴洛陽督修宮闕夏四月上至洛陽

月上至洛陽

五代梁

太祖 開平三年唐天祐六年 卷正月梁遷都洛陽 乾化元

年十一月梁主還洛陽北巡 二年五月梁主至洛陽幽州

遷敗

末帝

唐天祐三年

十二月梁主如洛陽

租庸使趙巖請幸西都行

郊禮遠如洛陽郊祀有日聞楊

唐

劉已失晉軍且至奔歸大梁

莊宗 同光元年十二月唐遷都洛陽從河南尹張二年

春正月唐太后至洛陽唐主遣存渥繼炭迎太后二年

與俱行歲特何人奉祀唐主獵於近郊陽出傷未稼相

逐留不來太后至洛陽唐主獵於近郊陽出傷未稼相

尉遺之唐主獵於伊闕命從者拜梁太祖墓涉山險

死崖二年十二月唐主及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陳

貢大

酒酣后請父事全我唐主許之明日命翰林學士趙
鳳單書謝成奉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者唐主
嘉其
直 三年唐復以洛陽為東都 六月唐主作清暑樓

唐主慮郭崇勳誅遣中使語之曰暑不可度奈何對曰
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奉命
王允平營建日役 十二月唐主獵於白沙疑即今之
萬人所費巨萬

年夏四月李嗣源入洛陽初嗣源入大梁唐主自萬勝

晚入洛城嗣源遂起汜水四月朔嚴駕如汜水將發伶
人郭從謙作亂唐主為流矢所中崩於絳霄殿嗣源入

洛陽

明宗

閔宗

廢帝

清泰元年唐潞王從珂入洛陽

以太后令廢其主從厚為鄂王遂即位

位

十一月唐葬鄂王於巖陵城南

封巖陵數尺觀者悲之統

志云在河南府東北

晉

高祖

天福元年晉主入洛陽

晉師至唐主與曹太后雍

武樓自焚晉主入命劉知遠都署京城館契丹於天宮寺城內肅然

二年葬故唐主於巖

陵南

或付唐潞王晉及髀骨獻之詔

六月晉魏府部署

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三年以東都為西京

晉徙都大梁號東京

故以洛為西京

齊王 開運元年以景延廣為西京留守

漢

高祖 天漢十二年二月漢主知遠入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遂入

汴

隱帝 乾祐二年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留守

王守恩性貪鄙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命白文珂代之

周

宋

太祖 建隆元年宋遷周六廟於洛陽 二年廣東京城

命有司畫洛陽乾德二年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以
 宮殿按圖修之
 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開寶九年帝如西京夏四月
 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
 郊大赦帝以四方大同欲西行至洛陽四月祭天地於
 南郊并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浴湯晉主力請還汴
 平天子威儀有泣下者帝欲留都洛陽晉主力請還汴
 互見地理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

第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陳下事四說稱旨

西幸齊賢堅執餘說皆善太祖怒今出及還語帝曰我
 在選中有司失掄真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畫累及第亦

真宗 景德四年春正月帝如西京謁諸陵作太祖神御

殿又置國子監於西京大中祥符四年五月帝過西京祀汾陰正

完

仁宗 嘉祐四年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神宗 熙寧四年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光以言

判西京留臺既歸洛元豐七年冬十二月瑞明殿學士

總口不復論新法先知永興軍以哀病乞聞乃差判

司馬光上資洵通鑑先知永興軍以哀病乞聞乃差判

前復大任聽以書局自隨於是編閱舊史旁採小說上

起周成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累舉事目年經國
麟以傳檢尋為目錄又參者羣書評其異同為考異合
三百五十四卷悉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先為資
政殿學士八年司馬光自洛入臨崩光居洛十五年神宗
降詔築論

死事

卷之二十四

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顥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現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急還名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詳見藝文類傳

哲宗 元祐元年夏四月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呂公著

疏其行義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詔起文彥

詔為秘書郎改崇政殿說書詳見藝文頤傳

博平章國軍重事考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

一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

之 元符三年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欽宗 靖康元年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十月金人陷西京全活女帥東渡河粘沒喝從之河南留守王襄棄城走

高宗 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西京留守孫

沒喝遼二年金粘沒喝焚西京而去三月翟進復之時

據西京以所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留兀

木屯河陽以待翟進得以其眾復西京詔以達為京西

北使安夏四月金兀朮復入西京翟進擊走之兀朮率

乃收餘兵南歸兀朮入西京進復集鄉兵與戰屢敗之

之眾復至斧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懷孟蒲衛楊進寇汝

洛翟進戰死楊進復遣數百騎絕洛間進與其兄興謀擊

賊所害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紹興元年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九年二月遣判大宗正事士儂

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

特和議成以方鹿實為三京宣諭使至西

京先朝陵寢自永昌皆遇發掘而恭陵至暴露

十年五

鹿實解衣履之秦檜旋以

李利用權留守西京

岳飛收

月金兀朮等分道入寇

城走河南州縣皆降

岳飛收

復河南州郡飛攻金人大破之遣張應輔青

寧宗 嘉定十年八月金以河南為中京

理宗 紹定五年三月蒙古圍洛陽金警巡使強伸力戰

却之 六年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詳見

端平元年秋七月趙葵將楊誼等入洛陽

葵會全子才

制置司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二強弩軍

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徐敏子遣將張迪以二百人

趨洛陽至城下城毀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八月
家登城投降與敏子入城蒙古聞之引兵南下八月
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徐敏子入洛之明
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生葦食
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
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潰奔告於蒙古曰楊誼一
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於洛曰楊誼在
軍已為蒙古大陣衛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
洛之師皆奪氣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立寨敏子
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
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

世祖 至元十六年二月於洛陽置銅儀像圭表

仁宗 皇慶二年六月詔以程顥程頤邵雍等並從祀孔

子廟庭

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共十人

文宗

至順元年閏七月詔加程顥程頤封爵

程頤豫國公程顥洛國公

明

太祖

洪武元年夏四月徐達常遇春大破元兵於洛水

北遼園河南梁王阿魯溫降 四年禮部定議合祀帝

王三十五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遣使詣陵致祭陵置一

碑刊祭期牲帛之數俾有司守之 二十四年夏四月

封皇子擴為伊王

太祖庶二十五子至永樂六年就蕃洛陽

英宗

正統十年秋七月減糶河南府倉粟

憲宗 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詹事劉健為禮部侍郎兼

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陽人

孝宗 宏治十八年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

武宗 正德元年十月劉健致仕

世宗 嘉靖四十三年春二月伊王典楨有罪廢為庶人

神宗 萬曆四十二年春三月福王之國王名常洵鄭貴妃所生最寵

莊烈帝 崇禎十四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河南福王常洵

遇害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等死之王見自成懷怖乞命

王肥木持刀撫肌垂涎咸叫一塊好肉逆殺焉鬻分肢
割與國鹿同烹食之謂福祿酒飯維祺死節事見人物

國朝

紀事下

周

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給戶三百後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又度三十五人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見樓觀本紀

叔王微弱至有逃債之臺見後漢書

漢

郭解喜為俠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

不聽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謂仇家吾聞
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他縣奪
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
洛陽家居間廼聽

光武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陽城南七里為園壇
八口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壇上為
五帝位其外為壇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以高帝配食位
在中壇上西面北上三十一年初營北郊洛陽城北四里
為方壇四陛明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以

高皇后配西面北上見漢書祭祀誌

光武帝徵嚴光至洛陽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引光入因其偃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容星犯御座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光武幸太學會諸博士辨難於前恒榮辨明經義儒者莫之及特加賞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光武見陳留史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

陽不可問帝詰吏有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刺當以墾田相方帝問其故對曰河南多近臣南陽多親近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言

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太夫與掖庭承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登御用見後漢書皇后傳

馬援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遂上之因表曰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與

亦明相馬法子與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
都傳成紀楊子阿臣嘗師事子阿明相馬骨法考之於行
事輒有效驗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
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武帝時
善相馬者東門景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魯班門外則
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函謝氏唇箒丁
氏身中備此數家以為法有詔置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
馬

雲臺二十八將首鄧禹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

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
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
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
與見後漢書

人通鑑以鄧禹吳漢竇融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佑祭
遵景丹蓋延邳彤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為一列馬援上
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為一列與上微異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為
器工治之聲振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庭中
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閣下有藏金窟

武士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
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
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謂瓊厨金穴况小
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遊未曾干世事

溫序為護羗校尉為隗囂將所拘伏劍死主簿從事欲持
尸歸殮光武憐之命送葬至洛陽賜城旁為塚其長子壽
夢序告曰吾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上
許之乃返舊塋

明德馬皇后置織室蠶宮於濯龍門數往來親視之又漢

魏故事皇后親蠶禮着十二筭步播耒畫雲母安車駕六
駟馬見東觀漢紀

丁鴻與諸儒論定五經異同於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
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時人難曰殿中無準丁孝公

范滂自為兒時嘗在太學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
一篇永明中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府時有神雀集宮
殿官府冠羽有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
薦達博識帝召問之對稱旨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拜為郎與班固校秘書應對左右後召入講北宮白虎觀

南宮雲臺帝善其說使發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達乃具
條奏之帝嘉其說賜布五疋衣一襲令達自選公羊嚴顏
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張湛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

河南慶鴻與廉范為刎頸交時人語曰前有管鮑後有慶
廉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後帝會中山邸詔香殿
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

班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和帝令固妹班昭就

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梁冀害李固誅之露尸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執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太后聞而不誅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死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祔殮歸塋二人有此顯名見固傳

洛陽積大雪地丈餘縣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雪至袁安門無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

出曰大雪人皆饑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孝廉按安汝南人時或寓居洛陽耳

瑯琊王湛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獲衣實盈車而歸時稱善筆得富先時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宮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漢安元年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

疑罪過帝知其直不能用見本傳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堦
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
色輕體以執篙戢搖漾於渠中其水清澄盛夏時使舟覆
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歌曰涼風起
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
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
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
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歌

冥帝嗟曰吏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薰以為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豎為驢鳴於館北又作鷄鳴堂多畜鷄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鷄鳴以亂真聲又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成熙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光如星後人以為神光於此地立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見拾遺記

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

方寸千言或時不携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願觀者以酬
酒計錢足減之每書輒削減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
酒候其醉竊其柎

蔡邕過鴻都門見匠人以堊畫壁乃師其意作飛白書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於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
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
令單賜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
學門外此再刻也魏王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
用蝌蚪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

三刻也魏世家神龜元年以王彌劉耀入洛石經毀殘崖
光之請補之北四刻也見觚賸

第五韻字子陵為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穿
止靈臺中或十日不所見水經注

王充字仲壬會稽人家貧常遊洛陽市肆間閱所賣書一
見輒能誦憶陸博通象經

茂陵富人袁廣漢歲鉅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
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
餘天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鸞牛青兕奇獸怪禽委

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
產鰕延漫林奇樹異草池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
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後没入為官園鳥獸草木皆移
植上林苑中見西京雜記

魏

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訂榜而未題署所以籠承韋誕轆
轤長繩引之上使就榜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見書斷

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為虎欄使力士執繩
送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之虎乘間逐欄

而孔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帝於門
上遙見問其姓名異之出水經注

楊沛身退之後家無餘積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
起瓜牛盧居止其中妻子凍餓見魏畧

魏鍾繇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
危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
貴錄

晉

夕陽亭在河南府城南晉以賈充出鎮長安百僚餞送于

此自旦及暮方畢因以名亭

杜預之荊州屯七里橋朝士悉祖預少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納車中共載歸座如初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做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
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
以為怪乃相推之水濱盥洗因流以澆觴曲水之義蓋以
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尚書郎束皙進曰聞周公
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東流又秦昭王
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
制有西夏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
業帝曰善賜金吾十斤而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見續齊諧
記

陸機與弟雲俱有才名至太康末入洛陽嘗造太常張華
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詣侍中
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尊羹
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
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
作鐘聲言多慷慨見世說

營陵王裒與鄉人管彥相友善男女各始生更許為婚彥
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護問

東東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于洛此則京邑之人豈吾結好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馥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遠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見哀傳

王戎既富且貴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見世說

褚陶入洛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見陶傳
羊琇王愷石崇三人皆富于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粘澳

全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鉄如意碎之愷怒以為疾已實崇曰不足多恨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多愷恍然自失

稽康游洛西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康後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廣陵散於今絕矣見本傳

金谷園二十四友首潘岳次石崇左思陸機陸雲郭彰劉
琨歐陽建杜斌王羣鄒捷崔基劉環周恢陳昉劉訥繆微
摯虞諸葛詮和郁章秀許猛劉與杜育皆一時才俊潘岳
有詩

陳壽巴西人蜀平入洛張華薦其才除佐著作撰魏蜀吳
三國志六十五篇既卒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王忱嘗詣京師于空舍見一書生疾困憇而視之生謂忱
曰我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相贈死
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忱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

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即言之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忱入宅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馬所由得忱具說狀并及綉被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忱念有葬書事事因說之并道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徃京師不知听徃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因與俱迎彥喪餘金俱存忱由是顯名見忱傳

稽紹入洛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見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見紹傳

左思寓洛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王烈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關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无破的一年復去

王濟市洛陽北地為盤馬場時地值甚騰濟乃編錢盈其地既編市人目為金埒

潘安仁夏候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連璧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

季鷹本不相識先在全閭亭聞弦甚美下船就賀因共語
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往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
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
乃知

夏統字仲卿會稽人以母病篤因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
洛中王公已下竝至浮橋士女駢填統時在船中曝所市
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竝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
之曰會稽夏仲卿也充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
可統乃操拖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鰻鰓躍後作鱗鯉引飛

鱗首撥獸尾奮長梢而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
杳冥俄而白魚躍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死心尤異
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又
謂曰願能作卿土地間歌曲乎統於是以足叩船引步從
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霧響集叱咤謹呼雷
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充
欲耀以文武函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旗
校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命車乘
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

臣統危生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見晉書

永嘉之亂洛中饑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闐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為珠玉是也見述異記

劉曜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剛僕谷劬禿當秀支謂軍替戾剛謂出僕谷劉曜劬禿當謂捉供羯語謂軍出捉得劉曜也

東晉廢帝太和二年洛陽東寺尼道馨過法華維摩手研窮

理味為一方宗師此尼讚經之始也

北魏

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駝倍程
至洛時四姓已定詭故至今謂之駝李焉見朝野僉載
田僧越善吹箏能為壯士歌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後
出師於洛城西之張方橋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
長劍耀武於前僧越吹壯士管歌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
勇劍客思奮

陳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問之曰比至洛陽乃知衣

寇文物非江東所及也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儀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賢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太和遷都之後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廡間不可較數太后賜百官員絹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稱力而負唯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蹶倒傷踝太后即不與之令其空出時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曰侍者何少對曰臣有兩手惟堪兩匹所獲多矣朝貴

服其清廟見初錄記

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
故處改雉門為闔闔門昔在漢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
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
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贈死太祖善其
法常仰繫帳中愛翫之以為勝宜官北宮榜題咸是鵠筆
南宮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
始令中書舍人沈含聲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
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見水經注

河東裴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陽見羣羊烏蔽天從西北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見本傳

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丈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大長秋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八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萬魏書

隋

煬帝以啟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
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
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敬樂大集東京課
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為空帝置艷篇令樂工白明達造
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唐

秦武衛瓊勇力絕人其所將槍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
世充於洛陽馳馬頰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能

勳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國家每大陳設必列於殿
庑以旌異之

羅士信為陝州道行軍總管謀王世克師次洛陽攻千金
堡堡有惡言詢軍士士信怒夜伏軍遣人挾婦人嬰兒啼
諜堡下詐言自東都來投羅總管既而佯驚曰非也此千
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伏兵入屠之東都平授絳
州總管初士信與裴仁基俱歸李密雅為仁基禮重及定
東都出家財斂募北即且曰我死當墓其側後果如志見

唐書忠義傳

太宗登洛陽闕門見四方進士應舉者魚貫而入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高宗時天下無事上官儀嘗凌晨朝循洛水堤步月緩轡詠詩詩載藝文

武后營神都創文昌臺定鼎上東諸門及外城郭皆委李昭德創制標格華壯人稱其能見本傳

天后時洛陽宮殿明堂皆鍾紹題署及銘九鼎亦其筆紹京贛人以善書詔置鳳閣見紹傳

武后嘗幸龍門詔羣臣賦詩先成者賜以錦袍東方虬先

成受賜及宋之間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虢錦袍以賞之

唐同泰於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永昌帝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後知其偽不復採用出國史補魏元忠中宗神龍二年進右僕射嘗謁告上塚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外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及還帝幸白馬寺迎勞之見本傳

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後三登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歲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慕

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
說嘗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
其年不可及也見翰林盛事

魏知古起諸吏為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
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
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之者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
古至恃其蒙恩頗預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召崇從容謂
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
三子兩人分司東都矣其為人多欲而寡交以是必干知

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意若崇私其子或為之隱及聞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薦以至崇達臣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欲斥之崇為之請曰臣有子無壯撓陛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為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矣非所以裨元化也上久之乃許翌日以知古為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元宗在東都遇五月望夜移仗止陽宮大陳燈影設庭燎

自禁至于殿廈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時有東都匠毛順巧
思結創繪綵為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尺懸珠玉金銀
微風一至錯然成韻

開元中駕幸東洛吳生與裴吳張旭相遇各陳所能裴舞
舞一曲張書一壁吳畫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獲觀三
絕見海書斷

又開元中將軍裴吳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画神鬼
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廢画已矣若將軍有意為吾舞
結舞舞一曲庶因猛勵以通幽冥吳於是左旋右抽擲劍

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引手執鞘承之劍透雲而入
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揮毫圖壁聽然風起
為天下之壯觀覺平生所画得意無出於此出圖畫見聞
志

元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
其聲樂來赴闕時河內郡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
以錦繡伏廂之牛蒙以虎皮及為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
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醉袂歌于為于為魯山之文也元
宗聞之異之徵其詞乃歎曰賢人之言也其後上謂宰臣

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繼命徵還而授以散秩每賜宴
設醕會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
旗幟皆被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
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弄幢走索九釵角
抵戲馬鬪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
出擊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
或拜舞動中音律互見元傳

燕公張說自中書舍人拜工部侍郎子均自中書舍人拜
禮部侍郎孫濛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時稱為三世同

遷

天寶末處士錢知微嘗至洛陽榜天津橋華表柱云費卜
一卦帛十疋居一日有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數卜馬錢
命著布卦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感為其人曰卜事甚切
先生誤乎錢為韵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縣人足踏跋不
肯下錢其人本意以買天津橋給之也其精如此見酉陽
雜俎

天寶之亂王維為賊所得迎置雒陽拘于普施寺迫以偽
署祿山宴其徒于凝碧宮樂工皆梨園子弟教坊工人維

聞之悲惻潛為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
罪維以疑碧詩聞于行在肅宗嘉之會王縉請削已刑部
侍郎以贖兄罪特宥之

甄濟有操行安祿山奏掌書記托疾不赴後使人封及召
之終不為動及慶緒使強阜洛陽會廣平王俶平東都濟
詣軍門上俶遣詣京師拜秘書郎

韓克節度使宏之弟時藩鎮驕恣常勸其兄朝已備宿衛
宏許之不即行後因出獵單騎走洛陽帝亮其節擢右金

吾衛將軍見宏傳

蕭穎士與李華齊名嘗與陸據遊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聞者謂三人才此其分也

張正甫為河南尹裴度銜命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言一舉人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謂也爭記得河南解頭裴有慚色見摭言

裴令公度居雒夜飲半酣公索句元白有德色時公為破題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元顧曰樂

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開成二年李珣為河南尹三月三前一日啓留守裴度召白居易蕭藉李仍叔劉禹錫鄭居中裴揮崔晉李道樞張可續盧吉苗愔裴洽裴儔楊魯謨宏舉十七人宴于舟中號春明會

盧簡辭遊伊水別墅霰雪微下忽有篋笠牽蓬艇白衣與納僧同坐炊銅甑烹魚煮茗沂流吟嘯使問之乃白傅同佛光往香山每遇親友述之以為高逸之情莫及

會昌五年月日胡泉等於居易所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

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鄉故鄉亦來斯會續命貫
姓名年齒寫形附于圖右又有侍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
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前懷州司馬安定胡
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馮翊吉敗年八十八前磁州刺
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
五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八十二前永州刺史
清河張渾年七十七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年七十四會
中後入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年九十五
居易有詩紀之

韋乾度為殿中待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儒以制科刺首除
伊闕尉臺叅乾度問何色出身僧儒對曰進士又曰安得
入畿對曰某制策連捷忝為刺頭僧儒歸以告韓愈愈曰
韋殿中固當不知愈及第十有餘年猖狂之名已滿天下
韋殿中尚不知子何怪焉見乾度子

吳武陵以杜牧阿房宮賦薦於崔郎遂登第鄴東都放榜
西都過堂故牧詩有東都放榜未花開之句

太和中白居易為賓客時李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因謁
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合

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塵
 土蒙覆既啟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
 文章何必覽焉但恐迴吾精絕之心所以不欲看覽其抑
 才也如此初文宗問德裕朝中朋黨者以楊虞卿牛僧儒
 為言楊牛即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類出北夢
 瑣言

左丞相盧渥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列乾
 符初赴任陝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互設祖筵凡
 五十里連翩不絕有白鬚傅卒鳴指歎曰老人為驛吏垂
 五十年閱事多矣未見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時士流竊語

以此日在家者為恥渥有題嘉祥驛詩曰交親榮餞洛城
空善戲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
馬嘶靜谷聲偏響旆映青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
街棠樹有遺風詩欣後為易定帥王存尚書所碎見唐關
史

五代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柏為之文粹為梁
花石甃地引水築山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
郃募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晨而出行至東都

卒家人不能居

宋

太祖生西京夾馬營至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
巷曰朕憶昔日一石馬兒為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
知在否劇之果然

洛中夾馬營亦作甲潘紫岩題陳搏軒睡圖云甲馬營中
紫氣高屬猪人已著黃袍太祖生於亥歲故云王沂公筆
錄

張文定公齊賢少為舉子貧甚客河南尹張全義門下飲

啖兼數人自言平時未嘗飽遇村人作願會方飽見聞見錄

呂蒙正未遇時薄遊一邑胡旦隨其父為邑宰或稱呂能詩舉其佳句曰挑盡寒燈夢不成旦笑曰此一渴睡漢耳及呂登第遣人報胡曰渴睡漢及第矣胡笑曰待我明年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

呂蒙正謚文穆夷簡謚文靖公著謚正獻揮塵錄曰呂文穆相太宗猶子文靖參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為英宗樞副為仁宗樞使次子正獻為神宗知樞相哲宗正

獻孫舜徒為太上皇右丞相繼執七朝政真盛事也

呂蒙正致政家居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鑿已病帝為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先是富弼公之父貧甚客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其子軻公也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公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軻公以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如此聞見錄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洙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士錢相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洙只用五百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為古文同上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戲文僖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其遇諸公之厚類此王曙代錢為留守御史如東濕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訝其

多出遊責曰公等自比萊公何如萊公尚坐春縱取禍取
死况其下者乎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
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曙年已高若為之動
卒薦永叔入館同上

洛中七友歐陽永叔張堯夫尹師魯陽子聰梅聖俞張大
素王幾道

熙寧間太師王拱辰居洛之道德坊中堂起屋三層最上
日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于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
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

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洛中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
入地

大程子居洛幾十年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
呂榮公兄弟與伊川書必終筆硯正衣冠然後寫

伊川先生居洛喪事不用浮屠士大夫亦有一二家從之
王佺期來洛居劉壽臣園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勿來
言我所向是日富公來不遇而遂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
劉丐茶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未嘗風告也劉
詰之佺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

朱光庭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

司馬溫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遊嵩山由轅轅道至龍門游奉先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巖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鉄像渡伊水至香山皇龕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見嵩山記

司馬公獨樂園春時遊者甚衆園丁得茶錢十千閉園日

納於公公曰汝錢也可持去命再三怒方持去旬日公步園中見新建一井亭問之乃前錢所建也園丁姓呂而愚公以直名之

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會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

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大中大
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七十時宣徽使王拱宸留
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未七
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暮故事請入會溫公辭
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
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會者凡十三人公以
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
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占名園故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
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田

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亦繪像院
中洛人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
詩隸於榜曰鈞瞻堂塑公像其中都人事之甚肅聞見錄
溫公作真率會約序齒不序官務簡素食不逸五味菜菓
脯醢之類各不過十器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
亦不辭逡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召客共用一簡客主
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會日早赴不待
促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公自序其詩云作真率會司馬
伯康旦席君從汝言七十八歲王安之尚恭七十七歲楚

正叔建中七十四歲王不疑謹言七十二歲叔達七十歲
司馬君實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楚正叔違約增飲
食之數罰一會

故事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富弼以司徒使相致仕
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居
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
孫不冠帶不見平時謝客文潞公為留守特節往來公素
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其早退公既薨公子絳廷
字德先能守家法與公兩壻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

事一如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

呂晦叔司馬君實居洛號二龍

呂晦幼孤自力為學家於洛陽性沉厚不忘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溫公撰墓誌

西洛有五相宅常有詩相慶和乃文潞公富相王相二張相也伊洛山水之秀土風之厚自昔卿相間出故語云吾鄉有宰相坊侍郎里見墨客揮犀

明

有洛八耆會有故者不入志異者不入仕者不入幼者不

入都捐俸僉事詹棟之椿年七十六戶部員外郎李叔重
天倫七十五戶部尚書孫文宿應奎七十三四川保寧府
同知于子野淳七十二中書舍人劉汝思六十七霍邱縣
知縣李季勉天成六十四兵部尚書王維賢邦瑞六十四
山西按察司僉事戴汝材梗六十八凡五百四十有八歲
王邦瑞李天成有詩紀之

澹逸會舉于萬歷中與會者十一人侍郎王柱峯正國參
政劉後峯衍祚尚書沈對泉應時副使劉西塘贄都給事
中謝岷陽江侍郎董李村堯封都御史吳兩室三樂僉事

戴龍洲歸知府方古田時學呂文田孔良

崇雅會坦然居士劉衍祚舉于萬歷三十一年與會者十
有二人參政劉後峯衍祚年九十四通判周心伊自任知
縣王同野職推官董龍陽繼祖主事李敬菴贇知州劉嵩
門澤演知縣張洪川其他知縣陳時鳴東臯主事孫子源
瀾通判李德仲希閔知州張龍河獻圖郎中王瑞白金星
李贇劉澤演有詩紀之

惇誼會朱嵩野用舉于隆慶二年原名敦誼改從心不從
文有深意存焉與會侍郎王柱峯正國年六十九副使劉

西塘贊六十八參政劉後峯衍祚七十一知府楊汝泉士
廉侍郎董李村堯封六十四知縣王同野職六十三主事
史善言山人胡竺西懷五四十七王正國有詩紀之

重修洛陽縣志卷之二十四終

紀言

周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
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
謂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
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誥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
監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
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
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

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
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
好譏議入者也博辨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曰謹受教
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
惡之狀典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
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所
以威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龍表述

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息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却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適周見萇宏宏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頰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萇宏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
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
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何人焯焯不
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
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
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
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
故後之温公慎德使人慕之執雖善下人莫踰之人皆趨

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徒內藏我智不以示人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禍患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周人何也對曰臣少誦詩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何容哉君使吏出之見

戰國策

漢高帝二年三月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者發喪

高祖入洛陽置酒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

惜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媿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兵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比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

服

高祖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

婁敬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馬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

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

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

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紂

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

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

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

侯遂成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馬廼營成周都雖以
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至
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
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
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
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
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
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
不作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

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
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
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
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
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
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

武帝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司馬談留滯周南不得與從
事子遷遠遊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曰予先
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

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
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爾為太史毋忘吾所
欲論著者矣遷伏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
舊聞不敢闕

馬援奉隗囂書初到洛陽帝在宣政殿南廡下袒幘坐迎
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
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懸
少相善臣前至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
刺客姦人而袒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

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桓帝欲廣開鴻池趙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乃止見典傳

魏

文帝在東宮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咸伏惟劉禎平仰觀之太祖以為不敬送徒隸簿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觀簿作諧徒咸敬而禎樞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

非劉禎邪石如何性禎曰石出荆山元巖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賢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營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以為文學見水經注

晉

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拔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尺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出於西羗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

洛陽縣志 卷之二十四 七
乎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遂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
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
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向秀舉郡計入洛司馬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
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北魏

荀子文年十三就潘崇和於洛城東昭義里受服氏春秋
趙郡李予問曰荀生何住曰住中甘里予曰何為住城南

城南有四裔里館予以此訊之子文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干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予無以對崇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也

公孫志為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道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行見志傳

隱士趙逸自云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步兵校尉

李澄問曰太尉府前甄浮圓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逸曰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為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嫻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已後適去莫知所在

唐

唐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張元素曰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

試貧民今復度而宮之是隨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即罷役見元素傳

貞觀中羣臣請封禪魏徵諫曰大事舉行萬國咸萃今日伊洛以東迄於海岱人烟斷絕道路蕭條徒令窺見示以虛弱見徵傳

張說携麗正詩文謁友生時正行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說說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

五代唐

明宗在位廣收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

以火戒我豈以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出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賜我也見本紀

宋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知參政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曰是小子亦參政耶公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人公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之何害時服其量

范仲淹子弟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之

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

劉器之曰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鉞守意如城張載在洛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庄之類獨在晉公則不可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

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射齊賢家僕射
罷相歸洛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
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
維杜甫也詩話

溫公居洛初夏作其愛君忠義之志概見於辭東臯雜記
尹焞曰邵堯夫家以墓志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
步月於庭明道曰已得堯夫墓志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
成太中乃許

康節行天津橋忽聞杜鵑聲嘆曰不及十年南人必有入

相者天下自此多事矣或問之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後王安石為相果驗

陳瑩中曰予為禮部貢院點檢官與范公淳夫同舍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醇能之予問伯醇為誰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伯醇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寔未知也時年二十九矣自是常以寡過為愧呂氏童蒙訓

洛陽有寺僧開堂呂公約富公同往邵子聞之往見富公曰比聞朝廷欲以文潞公禮起公富公舉手曰先生視某

尚可起耶邵子曰朝廷起公以病辭和尚開堂即欲赴何也富公謝弗往

劉安世與溫公為同年契遂從學於溫公熙寧一年舉進士不就選役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對以漆雕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溫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見言行錄

紀物

古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月尺圖天地之形
見拾遺記

周

簡王元年癸酉鑄一劍長三尺銘曰駿大篆書見刀劍錄
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水徑可二丈名為聖木秦時代此
木為鼓顙顙成忽奔逸北至洛陽又王韶之始興詩序息
于臨武遂之洛陽因名聖鼓城今在臨武見荊州記

漢

光武建元元年鑄一鼎文曰定天下萬物伏見梁虞協鼎錄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謂之女珊瑚一
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謂漢室將亡之徵見述異
記

明帝永平元年戊午鑄一劍上作龍形沉于洛水中水清
時常有見之者

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於洛水高六尺文曰蛟龍伏大篆

書三足又鑄一鼎於穀水高五尺文曰穀洛

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特燉煌獻異瓜
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
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崆峒靈瓜四劫一
實百歲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又說巨桃霜
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值於霜林園后曰
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吾萬歲矣安可植乎后崩
內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耳
章帝建初八年鑄一金劍令投于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

宋景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瓜人俗輒沒不復出

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魚鼎高四尺三足又鑄劍名曰安漢

靈帝嘉平元年鑄大鼎埋之鴻都門文曰儒鼎又開陽門夜直樓上帝因鑄一鼎文曰柱鼎又靈帝四劍文曰中興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餘晉荀勗定尺與周漢同惟阮咸議其稍短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果長勗尺四分元魏尺前比周尺長二寸七釐中長二寸二分一釐後長二寸

八分一釐蔡邕籥尺比周尺長一寸伍分八釐見三器圖
義

魏

魏文昌殿中槐樹一株盛夏時文帝數遊其下愛而賦之
王粲直登賢門小閣外亦有槐樹乃就使賦焉

明帝時昆明國貢敕金鳥形如雀常翱翔海上吐金屑如
粟此鳥畏霜雪至冬乃起溫室處之名曰辟寒臺宮人爭
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辟寒金見拾遺記

明帝徙長安鐘虡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

留於霸城乃大發銅鑄作二銅人號曰翁仲列於司馬門外見魏畧

晉

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金荃時有羗人姚馥充廐養馬妙解陰陽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及帝踐位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荃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三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為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

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兄弟號曰三楊馬圍醉羌所說之
驗

石崇為客作豆粥吐嗟便辦每冬得韭薺齋王愷密貨崇
帳下問其所以對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
投之韭薺齋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見本傳

咸寧四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曰芸
菘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熳春夏葉密秋葉
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為上蔬
其味辛色黃為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為下蔬其味鹹常以

三蔬充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渴
饑宮人採帶其莖香氣歷日不歇

互見古蹟

晉中朝時有人蓄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乃問張華華
曰此盤與洛鐘宮尚相應宮中晨夕撞鐘故聲自應耳可
錯今輕則鳴自息也如其言遂止見異苑

北魏

華林園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
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名西王母棗又有仙人
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嚴霜乃熟亦出崑崙山名王母桃

見伽藍記

白馬寺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請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為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

又寺有大榴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石直牛

洛城華林園內有冬桃十月始熟形如括萋食之解勞亦

名西王母桃

見西陽雜俎

北邙山下張公夏梨甚甘海內惟有一樹見廣記 又大

谷梨亦佳洛都賦曰梨則大谷冬紫張公秋黃 又報德
寺有含消梨重六觔從樹投地盡化為水

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
所獻皆施五彩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
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墻亦倒
百姓警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獅子者波斯國獻
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詔近
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
觀之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熊一熊性

其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有熊至間獅子氣警怖跳跟曳
鑠而走帝大笑

孝昌中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勅祖塋辨之云是於闐國
玉昔太康中所獻以墨塗觀之見祖塋傳

隋

洛陽北邙山有古檮樹不知其來早晚婆婆周迴四五畝
南於伊闕口相當越公等建都城之日據此樹為南北定
準嫌檮木名惡號曰婆婆羅樹見河洛記

大業中東都永康門內會昌門東生芝草百二十莖散在

地周十步許紫莖白頭或白莖黑頭或有枝或無枝亦有
三桠如古出字者地內根並如線大道相連著乾陽殿東
東上閣門槐樹上生枝九莖共本相扶而生中莖最長兩
邊八莖相次而短有如樹闕甚潔白武賁郎將段文操留
守圖畫表奏出大業拾遺

唐

唐錢有洛字者屬河南道

張說有鴿千里傳書往來如期名曰飛奴又有珠紺色遇
遺忘出珠摩之輒了了名記事珠

洛中董氏畜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
蹤惟石巖崑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
此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咏南薰見西溪叢話

東都嘉慶坊有李其實甘鮮故稱嘉慶李見兩京記

東洛勝境有三溪張文規有莊近溪忽有竹一竿生癭大
如李出西陽雜俎

武后天冊萬歲元年作天樞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武三
思為文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後又鑄九鼎
置通天宮豫州鼎高大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大四尺

受千四百石各國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
百餘斤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嘗閒走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鷄卵黑
潤可愛翫之行一里劃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見西
陽雜俎

李德裕金松賦序云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舊宅其地
則孔北海故臺余晚春遊眺忽覩竒木枝似檉松葉如蘆
麥迫而察之則翠葉金貫燦然有光訪其名曰金松訊其
所來曰得於天台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于平泉

平泉莊竹間行徑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隱隱雲霞龍鳳草
樹之形有巨魚脇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
年海州送到

餘已見藝文平泉
莊草木記不更錄

洛中有魚甲松見西陽雜俎

賈氏談錄贊皇公平泉莊周圍十里構臺榭百餘所今基
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間故德裕
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絕唯鴈翅檜珠子栢蓮房玉藻
等蓋僅有存焉怪石多品甚衆多為洛城有力者取去唯
禮星石及獅子石今為陶學士徒置梨園別墅

河南志河南長殿南有婆婆亭貯奇石處世傳李德裕醒
酒石以水沃之有林木自然之狀今謂婆婆石蓋以樹名
五代史張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
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池
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為讖已
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

唐昭宗有弄猴能拜舞帝賜緋名孫供奉朱全忠篡位命
之拜怒不從跳躑而前欲擊之全忠殺之

五代梁

張策字少逸燉煌人父同於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
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同以為奇時策年十三在側啟曰
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
又改黃初是年無二月銘何謬耶同大警異之

宋

觥記注云西京有香螺卮○西京酒名瑤泉
西洛王廸造墨選烟極佳文潞公嘗稱之見墨記
溫公云洛陽人謂穀雨為牡丹卮見談苑

漢書

卷一百一十一

九

紀異

古

帝嘗之妃鄒屠氏之女也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為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為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億兆流其神睿焉
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為螭虫寔惟蜂窠之虛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見山海經

漢

明帝時五嶽道士賀正之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詣京上表願與釋教比試真偽元宵日會集白馬寺南門外設立兩壇至期試驗西壇燒道經六百餘卷頃刻燒盡止存老子道德五千言及清淨一卷東壇燒佛像并四十二章經纖毫不壞但見五色神光天雨寶花仙樂競振歎未曾有王喬為葉令漢法畿內長節朔還朝喬每月朔自縣來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其臨至有雙鳧自東南飛來於是侯鳧至舉羅張之得二鳧焉乃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安帝時去合浦二百餘里有杉一樹春葉隨風飄入洛陽
大於長杉數十倍

曹操欲於洛陽營建始殿聞濯龍潭祠前有梨樹高十餘
丈可以作棟相傳樹有神異工不敢採操乃親詣樹下鄉
老諫曰此樹數百年矣常有神居其上下有龍伏潭中伐
之恐將致禍操怒拔所佩劍親斫之錚然有聲鮮血迸濺
操愕然上馬而歸是夜夢一人衣黑披髮伏劍怒目向操
揮劍砍之覺時隨頭痛不可忍以卒

管輅洞曉術數洛中一人失妻輅令與擔承人聞之東陽

門脉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馬見異苑

魏

首陽山蚺化為女子明帝召入宮曰天女也暫降人間復化為霓見八朝窮怪錄

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帝使宦者伺之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侯者以戈投之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池井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諉古博聞云漢珠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

下有裏書字云是帝辛之枕是殷時遺寶也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狀時飛翔來去羅之
得一白鷺以為神物於是以前金為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
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鷺來巢檢瑞應圖
果如所論

晉

洛陽殿前大鐘無故自鳴張華曰當是西蜀銅山崩耳子
母氣感故鳴後果奏蜀山崩

蘇韶卒見形于蘇節求改葬曰吾愛京洛每往來出入瞻

視邱山樂哉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色
濟濟之盛王隱晉書

洛西有古墓穿壞多時水滿墓中多石灰汁夏日行人有
病瘡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沐瘡偶便愈於是諸
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者近墓居人便
於墓所立廟舍賣此水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由
此來者日多此水行盡賣者常夜竊運他水以益之其遠
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水者大富或言
其無神官家整止遂填塞之乃絕見抱朴子

義熙中羗主姚畧壞洛陽溝取磚得一雙雄鶴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臯見幽明錄

北海王猛少貧賤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隨其家取直猛利其貴從之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猛進拜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賞畚直遣人送之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見晉書猛傳

北魏

洛中願會寺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逸柯

葉傍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為五重每一重葉椹
各異京師謂之神桑觀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為惑衆命
給事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流血
至地見伽藍記

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戍於彭城其同營
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云宅在靈臺南近
洛水鄉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見
無人家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云從何而來徬徨於此
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免也取書引元寶入見館閣

崇寬屋宇佳麗既坐命婢取酒酒五色紅香美異常飲訖告退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翁既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綠波東傾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為洛水之神見伽藍記

菩提寺西域僧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髑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堂以為妖異使黃門侍郎徐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其人曰臣姓崔名溼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

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
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錄事張雋詣阜財里
訪涇父母果得雋遂具以實聞后遣送涇還家母親把桃
枝急令速去涇遂捨母遊于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
黃衣一具涇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刀兵之屬常走
于市遇疫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隋

文帝開皇十四年於翟泉獲玉磬十四懸之於庭有二素
衣神人來擊之其聲妙絕

出洽
聞記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隋煬帝遣人于嶺南邊海窮山求此蛇數四及至洛下所得者長可三尺色黃黑其頭錦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斷其身者則先觸之令怒使不任其憤毒則自斷為三四其斷之處乃如刀截見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怒定則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一類自斷不必千歲也見窮神秘苑

煬帝一夕泛舟遊北海升海山時月色朦朧萬籟俱寂忽

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為院中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忘其死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何為後人之利怒叱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没于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

西苑十六院中各樹奇木一日明震院楊夫人報帝曰酸棗色所進玉李一夕忽長且是夕聞空中若有人語云李

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或如此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
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亦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
玉李乎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
來獻帝問二果孰勝妃曰楊梅味清酸不若玉李之甘也
帝嘆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抑天意乎後楊梅枯死帝果
崩于揚州

唐

神武皇帝即位之年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
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停革後出者

科决逞俗者十八九馬見朝野僉載

李石未遇時遊嵩山草中有病鶴一足將折忽作人語曰
某已為仙厄運所鐘見傷於樵人得三世人血方愈乃授
一眼睫曰持往東都但映照即知矣李自照乃馬首也至
洛所視悉非全人遇一老翁照之入也因拜言病鶴事老
翁刺血持至濡鶴傷立愈謝曰公即為宰相後當輕舉中
天而去

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
一大壺賣葯柳信者世居洛陽有一子既冠後忽於眉上

生一肉塊歷使療之不能除去乃延布衣至家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祝後方於壺中探一九藥嚼傳肉塊須臾塊破有一小蛇突出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布衣叱之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蛇而去不知所

在

天后時大旱勅選洛陽僧徒數百人於天官寺講人王經祈雨有二人 在眾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知之乎曰安得不知然雨須天符乃能致之林曰為之奈

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某可力為之林乃入啟
天后命使往嵩陽召孫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大雨滂沛
天授二年臘卿相詐稱花發請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
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大急報春知花須
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異
按上苑即今龍門花子塞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元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一僧與一
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以此木拄之即愈元景見機上
尺乃是僧所與者試拄病人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

馬知己以其聚眾追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天后聞之命入宮中試其術大驗因放出任救人病數月以後漸無驗遂絕見朝野僉載

開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駕在東京以李適之為河南尹其日大風有女冠乘風而至集鐘樓觀者如堵尹怒其聚眾袒而答之乘風者顏色不變適之以奏召入內殿詢其故乃蒲州紫雲觀女道士也辟穀久輕身因風遂飛至此錫金帛送還其地數年後又因大風遂飛去不返

元宗幸東都與一行師同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

淒然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對曰陛下行幸萬里
聖祚無疆後西狩至成都遙見大橋問左右何名節度崔
圖躍馬前曰萬里橋上追歡曰一行之言果符吾無憂矣
見松窻錄

泓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說缺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
三兩日有百僚至者貧道於簾間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
說如其言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
反以為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
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說召源與語源云乾曜大瑩在缺

門先人尚未啟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說
具迷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
同行後泓復經缺門見其地已為源氏墓矣迴謂說曰天
贊源氏合窆處本高今則窆矣合高處本窆今則高矣其
安墳及山門角缺之所皆自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
卜葬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
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後乾曜自京尹拜相為侍中近二
十年見戎幕間談

范陽張寅嘗行洛陽故城南日已暮欲投宿故人家經狹

洛陽縣志 卷之五十一
路中馬忽驚頭踣不肯行寅疑之因視路傍墳大柱石
端有一物似紗籠形大如橋柱上慈臺漸漸長大如數斛
及地飛如流星其聲如雷竹林中宿鳥驚散可百餘步墮
一人家寅竊記之後月餘重經其家長幼無遺矣詢之隣
人云其婦養姑無禮姑死遂有此禍見廣異記

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葫蘆生一日生言君家禍將成
若非遇黃中君但得鬼谷子亦可無患乃具述形貌衣飾
戒以決旬求之乃遣人遍訪洛下時季泌居河清因事入
洛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驟忽驚逸徑入尹之所居泌與

僕造其門見者皆驚愕俄有人云分司實員外家所失驪
收在馬廐請客入主人願修謁不得已就之庭芝延接懇
懇留數日去贈遺甚厚既庭芝陷朱泚德宗反正首命誅
之泌為宰相謝減其罪帝不許因具以前事聞特原之帝
曰黃中君指朕也未知呼朕為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
河清鬼谷前恐以此言之也

天寶末處士崔元微宅在洛東春夜遇數美人自謂李氏
桃氏綠裳者楊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石醋醋一作欲往
上東門封十八姨處元微置酒款之其紅裳對白衣者歌

云皎潔玉顏勝白雲况又當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
自歎容華暗消歇白衣者答云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
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諸女伴日
吾輩住苑中每苦惡風常求封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但
作朱幡圖日月五星於上則免崔從之一日暴風拔木而
園中桃李石榴等花皆無恙乃悟桃氏李氏楊氏等皆花
之精緋衣者石榴封十八姨者風也見博異記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張牛肅之姨也開元二十二年卒于
伊闕莊張寢疾有鳥止於庭樹白首赤足黃腹丹翅其鳴

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晝夜不絕聲十餘日張瓊爲遂不見

有人洛水中見豎子洗馬頃之見一物如白練帶極光晶
繳豎子之項三兩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灣泊之間皆
有之人澡浴洗馬死者皆謂鼃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
防之蛟之類也見朝野僉載

貞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在東京百姓相驚以鬼兵皆奔
走不知所在或自衝擊破傷其鬼兵初過洛水之南坊市
漸至水北聞其過時空中如數千萬騎甲兵人馬喧喧有

聲戢而過盡每夜過至于再至于三帝惡之使巫祝禳厭
每夜於洛水濱設飲食嘗讀北齊書亦有此事

洛州有士人患應聲病語即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
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
者即寂然仲乃錄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止一云問
醫蘇澄云見朝野僉載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踰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
一能筮一能龜者訪之筮者曰改名甚善龜者鄒生曰君
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但成遂之後二十年終當改

名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諉後來勿
以白衣為隙他年必為深譽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
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為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
生之言中矣李公既貴魏謩為給事因省會謂回曰昔求
府解侍郎為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選
忝金章廁諸公之列也合生皆驚此說回曰如今脫却紫
衫稱魏秀才僕為試官依前不送公何得以舊事相讓耶
後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貶詢跋涉江湖
喟然歎曰洛橋先生之戒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牽也

見雲溪友議

大歷中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跡官楷書不如也見酉陽雜俎

河東馮漸名家子以明經入仕後棄官隱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聞尤善視鬼遇漸於伊洛間知漸有奇術甚重之大歷中有博陵崔公者與李君為僚甚善李君寓書於崔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知漸有神術往往道其名後長安人率以漸字題其門者蓋用此也見

宣室志

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嘗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如何時平定忽見度愕然曰適憂蔡州須待此人為相僕聞以告度曰彼見吾落魄聊相戲耳後憲宗朝為相平淮西洎留守洛都嘗話天津老人之事出劇談錄李相公藩嘗寓東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謙庶子之女時中橋胡盧生善卜藩患腦瘡又欲挈家居揚州乃與崔氏兄弟訪之生好飲酒人詣之必携一壺故為謂

胡盧生崔氏兄弟先至胡盧生不為禮俄曰有貴人來乃命侍者掃地未畢藩已到胡盧生笑迎曰郎君貴人也藩曰某貧且病又欲以家往數千里外何有貴哉盧生曰紗籠中人豈畏迤邐藩問紗籠事終不對遂往揚州居於參佐橋使院中數年張建封僕射鎮揚州奏藩為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張公令於使院中看郎官有得為宰相者否僧遍視良久曰無張公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報曰李巡官未入使令促召遂巡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張公大喜回問紗籠中之

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
不得也後數年李公竟為宰相出逸史

大歷末洛陽惠林寺僧圓觀與李源相友善共處者三十
年一日約遊峨嵋圓觀欲由長安出斜谷而源必欲由楚

三峽行次荆江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脩連錦繡負甕而
汲圓觀泣曰向之不欲由此正為此婦人也其中孕婦姓
王乃某託身之所願公少駐行舟蓋我山下後二十年中
秋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圓觀既沒源歸惠林至期
詣杭赴約時山雨初晴月色滿灘忽聞葛洪川畔歌聲遙

發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
訪此身雖異性常存視之則一牧童騎牛頭挽雙髻乃圓
觀也揖源曰公真信人矣源邀之共話復歌曰身前身後
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却迴烟棹上
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出甘澤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夢為河南戶平旦視事有二客來
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邦如
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遞出界訖覺乃書於告牒之後別紙
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戶既上洛陽令與分司郎官皆故

人從容晏語郎官謂今日為邦如何處置今日已決二十
逃出境璠聞之遽起遂內良久持告牒所記示客徵其人
乃郎官家奴竊財而遁擒獲送縣縣為斷之如此見續定
命錄

唐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
休咎僧曰願結壇設佛像觀之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慶未
已當萬里南去耳公色怒明日又問僧對如初公益不樂
曰何以明其不妄僧曰願陳目前事為驗即指其地曰此
下有石函請發之掘下數尺果得石函公異而稍信之因

問南去誠不免矣乃遂不送乎僧曰當還相國生平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我元和十三年為丞相張公從事於此都嘗夢行於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曰此御史平生所食羊吾嘗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振武節度使其遣使致書饋五百羊公大驚曰萬羊將滿吾其不送乎旬日敗潮州司馬連敗崖州司戶竟歿於荒裔見宣室志

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事曹綱盡其術嘗宿平泉別墅

值風月清朗携琵琶池上彈絃賓調聞芰荷間有跳躍聲
謂必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前調忽有一物鋸然
躍出池岸之上視之乃絃賓鉄律呂相應固如此

東都有人養鸚鵡慧甚以施于僧教之誦經往往不言不
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
利

洛陽南市即隋時豐都市唐時築外垣得一塚銘云筮言
居朝道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較其時代當在黃初
二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香山寺僧憑
高以望見暴雨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海鼓浪之間殷
若雷震有二黑牛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語
城中悉為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曠間二青牛奮勇
而出相去約百步黑牛奔走而迴怒浪驚濤翕然遂低見
廣異記

五代晉

晉都洛下內申年春翰林學士王仁裕夜直聞禁中蒲牢
每發聲如叩項腦之間其鐘忽撞作索索之聲有如破裂

如是者旬餘每與同職默議罔知何兆其年仲春晉帝果
幸汴梁石渠金馬移在雪宮迄今十三年矣索索之兆信
而有徵見玉堂閒話

宋

富鄭公留守西京值園中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
楚建中劉几康節先生同會是時牡丹凡數百本坐客曰
此花有數乎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朵使人數之如
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盡請再筮之先生揲著沉吟良
久曰此花數盡來日午時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于此

以驗坐客曰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頃之群馬自廐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蹄啣奔出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

張起宗洛中士居會節園側年四十貧甚文樞密知成都回姬侍皆錦繡起宗歎曰我亦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卜出筭子布地上閱兩時曰好異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並案而食者九月後文公居洛一日獨遊會節園見起宗大喜問其中子又與之同因呼為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若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

河陽府公往視之自此不復召矣

寓鄭公謝事居洛一日康節來謁公適病足卧小室延康節至床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床曰病中心怍怍雖免子來立語道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其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閹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入問勞綢疊且曰老病即死念生平碌碌無足言然粗懷朴忠

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為修撰

洛陽大內自隋唐五代久虛曠全鑿殿後多有異蠶或大子斗蛇率為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絕宣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無畏夏月納涼殿廡間至晡後天尚未昏黑忽聞蹙聲自內出衛從繽紛中一人衣黃如帝王狀胸間尚帶鮮血由殿廡從本前徐行而過轉他殿去本因圖畫所見遍示洛人皆曰必唐昭宗也

明

洪武時龍門鎮婦人司牡丹夫某戲言攝其魂入薄姬廟服事三年後本鎮袁馬頭死牡丹借其尸還魂言前事甚詳事聞遣中宮取問得實賞以鈔帛詔兩家共養之李自成陷洛時福藩殿基下響如牛吼掘數丈見大古鼎捍之不動仍掩焉識者謂周公定鼎郊郛埋鼎以鎮正其地也應時而吼亦天崩地裂之兆歟

重修洛陽縣志卷之二十四終